坚持游泳的老父亲

张维奇

我的老父亲生于1928年五月初九,今年86岁有余,现今依然无人陪护独自畅游在烟台第一海水浴场的大海里,且游意正浓。在第一浴场老年游泳的群里,老父的年龄最大。

老父年轻的时候很少游泳,20年前感觉腿脚发麻,经查确诊为糖尿病,医生劝告要多运动。说来也怪,只要一下水,腿脚发麻的不良症状立即全无。自此,老父便开始了他的老年游泳生涯,从不懈怠,一游便是20年。

每年的五月中旬,天气乍暖还寒,多数人还穿着秋衣秋裤的时候,老父便缓缓进入了刚刚从冬季走出来的寒气尚存的海水之中。他幽默地调侃自己:这是我一个人的战斗,是与我自己的搏斗。到了11月立冬之后小雪之前,暖气已温暖着千家万户的时候,老父才停止海上游泳,转到游泳馆。在这六个多月里,除了下雨天、风大浪高、周日全家团聚日及遇到其他事情外,他每月下海都能超过20天。

老父把游泳当作事业来做,异常认真。70多岁的时候,每天首次下海一定要连续完成800次的蛙泳,上岸日晒20分钟后,二次下海再游600次,休息后三次下海游满400次,然后上岸回家。如今86岁的老父每天首次下海依然坚持连续蛙泳500次,二次下海不间断畅游400次。当海上起风微浪时,我们劝他等待风平浪静时再游,他却表示:每当小浪把他顶上浪尖再滑下浪谷的时候,那种感觉美极了。老父住在毓璜顶医院北面的四德街,乘坐公交车到二马路下车,步行路过虹口宾馆至第一海水浴场。每天中午12点30分左右离家,下午4点30分返回。他说:“避开公交高峰,利人又利己,何乐而不为?”老父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,春秋季节里,他一身长衣长裤,一顶太阳帽一双旅游鞋;夏季出门,短衣短裤,一双凉鞋一顶草帽,从不穿拖鞋出门。春秋季节浴场设施关闭,老父游泳上岸后,白大褂一穿,在沙滩上退下游泳裤,依然穿戴整齐乘车回家。

老父亲热爱生活重视保养,每次游泳都携带着一盒牛奶、一瓶白水、几块饼干,在上岸歇息时食用;下海前戴好游泳帽和游泳水镜,做足适应性运动后才能下海。做笔记是老父的一大特色,每天游泳回来都要在台历上记下当天的气温水温、游泳的次数及自己的感觉等等,多年积累下的台历在他的柜子里已经摞得很高了。

老父是个健康平和睿智豁达的人,上个周日,在母亲的指导下,他亲手烙制了几十个发面肉火烧,全家聚餐后,他又将余下的火烧分给子女带回各家,我们都幸福得不得了。

我们无法限制夕阳匆匆来临的脚步,但可以以努力争取让夕阳在有品质的、略微灿烂和辉煌中度过。

母亲犹如千斤顶

殷宗礼

千斤顶,个头虽小可威力很大。我之所以赞美千斤顶,因为我的母亲就具有千斤顶的支撑力、承受力。母亲是强者,是个从封建社会走来的小脚女人,饱尝了人间的苦辣酸甜。

一个乡下的八口之家,生活很苦,为了减轻家庭负担,父母让排行老大、刚满十八岁的姐姐参军去了,两个哥哥先后去青岛当了工人,我和弟弟、妹妹都上学。父亲劳累成疾,哮喘严重,干不了重体力活,1961年,我刚步入中学,不满五十岁的父亲过世了,一副重担完全落在母亲的肩上。我执意退学,母亲就是不答应。赶上自然灾害,两个哥哥便一块儿回乡务农了。那时,我家住的还是草房子,每年夏季,都要请人用新麦秸草搭房子。小脚的母亲,山里园里、进城赶集、买呀卖呀多不易!转眼,两个哥哥相继又到了娶亲的年龄,没有房子,谁家的闺女能嫁呢!

母亲白发多了、皱纹多了,愁思让她苍老了。为了攒钱,无论酷暑严寒,母亲抱着磨棍在磨坊里转。圆圆的磨道,渗透了她串串汗水,留下了层层脚印。为了攒钱,母亲千针万线,衣服旧了改破了缝,兄弟姐妹接替着穿。漫长的冬夜,母亲在油灯下,打麻绳、纳鞋底,手冻麻了,搓搓手再做。过年能穿上母亲做的新衣裳、打眼系带的新棉鞋,心里甭提多高兴了!直到临近七十岁,母亲还戴着花镜织她扔不下的花边呢!为了攒钱,母亲省吃俭用,把山药、大蒜、鸡蛋还有队里分的大米拿到集市上卖,买些粗粮玉米、瓜干维持生计。

在儿女面前,母亲是个铁人,身体不适咬咬牙挺过去。清楚记得那是个赶集的日子,母亲抱着十几斤大米去卖。不到10点钟,天气骤变,下起大雨,母亲把大米让村邻捎走,自己在后面赶路。二哥见母亲赶集没回来,拎把青布雨伞冲出去了,随后我也去了。看到母亲如同落汤鸡蹒跚在村南的路上,我的心酸了,泪水和雨水从脸颊流下来。回来后,母亲发起高烧,喝了大哥熬的姜水,好说歹说躺了半下午,起来口口声声说好了,浑身轻快了,又尽职尽责地忙起家务。因为她深知:我不能倒下,我要支撑这个家,孩子们需要我!母亲就是这样风里来,雨里去,操持着这个家,精打细算,攒着钱、攒着细粮(即麦子),买房盖房、翻建旧房、置办家具,张罗着我们四兄弟都成家立业。村中那些长辈们非常佩服,啧啧称赞母亲不易。别说是老娘们,就是个大老爷们也承受不起啊!1989年,78岁的母亲在重阳节前夕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与世长辞了。母亲付出太多太多,平凡而伟大,默默而功高,博得儿女和村中人的敬佩和爱戴。

母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。她自强自立、勤劳俭朴,在坎坷的人生之路,母亲像一头黄牛,像一头沙漠中行走的骆驼,更像一尊千斤顶!

那场大炼钢铁热

赵术经

1958年的9月,全国东南西北、上上下下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,一时遍地高炉、土炉,白天人山人海,晚上炉火、灯火烧红了天。我应召到烟台参加了大炼钢铁的行列。

记得那是一个夜晚,坑坑洼洼的公路,破旧的敞篷卡车,一路上颠簸晃荡,还没到烟台肚子里就翻江倒海,苦胆水吐得干干净净。虽说是第一次坐汽车,全然没有品味汽车的兴致,弄得好几天不辨南北。我们落脚在朝阳街上的造钟厂,后来才知道,这就是李东升创建的“宝”字牌钟表厂,很快我们就投入了战斗。

当时的口号是“年产1070万吨钢铁”、“超英赶美”、“以钢为纲”。满街这样的标语、宣传画;时有举着三角彩色纸小旗,高呼口号的游行队伍涌过街头;剧场和文艺场所演出戴着美国、英国国旗的高帽子,被中国工人阶级追得屁滚尿流的活报剧。

那时我才15岁,严格地讲属于童工。虽然涉世不深处懵懂阶段,但对使国家富强起来赶上美英,还是打心眼里高兴,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活动。我们炼钢地点大约在现在的工人文化宫附近。土法上马的小土炉,鳞次栉比,有的正在建设,有的已经点火。我的分工是用大铁锤砸铁锭,砸的碎块供小土炉炒钢用。铁锤十几斤重,高高举过头顶,狠劲砸下,几锤也不见铁锭上有裂纹,这样重复着举起、砸下的动作。亏得我生在农村,经受过体力劳动的锻炼,手上有一定厚度茧皮,抡几下还可以,架不住长时间地抡,可以说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,累得浑身像散了架。大炼钢铁嘛,哪有休息日,常常连轴转。造钟厂的工会主席开会时告诉我们,他骑着自行车睡着了,前轮拱到一位妇女胯裆里,让人家骂了一顿。

有一天晚上抡大锤,刚换的工具,锤把也是“跃进”来的,质量粗糙。当大锤砸下,左手下捋时,一根木刺把中指和无名指穿到一起,形成紧密结合体。临时卫生室里只有一位年轻的女护士,她看后竟吓呆了,不知所措。总不能让两根指头老连在一起,于是用牙咬住木刺露出的部分,忍住疼痛一使劲,还真奏效,手指分开了,血从四个眼里涌出来。那位护士发挥了作用,消毒,消炎,包扎。

大炼钢铁后,1959年调整返回农村时合影。

受伤后,大铁锤不能抡了。看到人们热火朝天地工作,我哪好意思休工伤,也来了个“轻伤不下火线”,在工地上跑跑腿、倒倒水。手伤尚未痊愈,大炼钢铁就鸣锣收兵了,我们转到烟台造钟厂工作。

已经过去了56个春秋,至今我左手中指和无名指上仍隐约可见四个斑点,给我留下了那次热潮的印记。十指连心,穿指之痛恐今生难以抚平。我这仅是皮肉之痛,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却是国家之痛、百姓之痛。虽然如此,我仍牢牢记住大炼钢铁经受的锤炼。

我的奶奶

孙琳斐

所有的寂寞都在这个秋天开始默默燃烧,所有的希望都在瞬间化作一缕青烟。我好像被您丢弃在辽阔的荒原,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。倾听光阴掠过的声音,挥之不去,闭上眼睛,面前都是您慈祥的容颜。

那天下午5点我在班上,妈妈在电话里哭着说:“大罡啊,快回来,你奶奶走了。”我好似晴天霹雳。队长嘱咐我:“慢点开车,注意安全。”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回家的。

当我走到胡同口的时候,先映入我眼帘的花圈刺痛了双眼。我不能接受这些,是因为您的离开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踏进家门的,只知道这次回来一切都变了模样。以前,我下班带着排骨、猪头肉回家的时侯,您总是笑着高兴地说:“大罡回来啦!”然后我们共同进餐,我向您二老述说工作中的事情。每年过节,您过生日我给您钱,您高兴得说:“看,孙子长大,奶奶得智了。”是啊,这次我回来了,但是您却不再看我一眼,哪怕最后一眼。

还记得八月十五的时侯,我因您的身体弱,又花了400多买了一大盒阿胶给您补补,您却说:“大罡啊,以后不要花钱了,听见啦?”“奶奶,我上班挣钱了,您就享受吧,保重身体,下班我再来看您。”您答应了,但是却没有等我回来。您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呢?没想到,临走时望您的那一眼,竟成了永别。我希望时光在那一刻停滞,成为永恒。

风过无声,花开留艳。您的笑颜,却已不在。不想忘却,所以留念,我的忧伤蔓延了整个秋天。您可知道,那一刻,我坐在您的身旁,多么希望奇迹能够出现。我总觉得您只是睡着了,想自己静一静,等您休息好了还会再醒来。老天似乎跟我开玩笑,尽管我那么真切地等待,而您却不再醒来。

您出殡的那天,我疯狂地喊奶奶。我自小是您一手抚养长大,感情深厚。养育之恩难以忘怀,我知道您能听到我的哭声。或许是积压了太多恍惚的岁月,以至您不愿再去面对,所以选择了沉默,选择了离开,忘记那疼痛的流年,处入一个大家庭中,您心灵深处的呼喊又有几个人能听见,这些最终都葬于无言。

您深爱着孩子,为他们默默地付出了您的青春,付出您的一切,在您眼里,尽管他们早已成家立业,却依然还是个孩子。每次回家,我都看得出,您的眼神流露出的是爱惜与留恋。现在,您可以放心了,有人说,真正的爱不是大肆宣扬的告白,而是埋在心底心甘情愿的奉献,默默地牺牲。岁月腐蚀了您的脸,却成就了您的爱。

此刻,我多想乖乖地坐在您的身旁,感受您的手抚摸我头的温柔,让我再为您去掉螃蟹的壳,给您吃最爱的海鲜。可是这一切都已不能。我第一次感受到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悲哀。您还没有等我结婚,还没有等我生子,竟就这么急急地走了,没有等到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。

奶奶,您一路走好。下辈子,我还做您的孙子,给咱孙家争光耀祖。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
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:264003